

台港文学艺术丛书

台港 幽默散文 精品鉴赏

徐学 编著

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台港文学艺术丛书

台港幽默散文精品鉴赏

编著 徐学 责任编辑 王国钦

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

河南东方制图印刷广告有限公司印刷

850×1168毫米 1/32 印张 9.375 字数 213000 印数 1—3000

一九九六年十二月第一版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第一次印刷

ISBN7-80623-026-2/I·15 定价：14.3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，请与印刷厂联系。

出版者的话

- 一、台港文学艺术，是以祖国文化为母本，以民族传统为基础并与西方文化相融合发展而成的特殊文化载体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宝库中不可残缺的重要组成部分。为加强大陆与台港文学艺术的交流，为祖国文化的完整积累，我们特编辑出版这套丛书。
- 二、立足于一九九七年的香港回归和海峡两岸的早日统一，立足于大陆改革开放的历史契机，本丛书希图以台港文学艺术为切点，对台港社会的历史发展和人文现状进行深入的探讨与把握，取同存异，力求为逐步开放的大陆文学艺术的健康和繁荣，提供有益的参照与借鉴。
- 三、本丛书涵盖诸种主要的台港文学艺术形式，包括小说、诗歌、散文、戏剧、影视等。丛书大致分为三个系列：作家研究、作品研究和作品鉴赏。既进行分门别类的现象分析，又进行艺术价值的审美判断；既进行文化意蕴的综合评估，也进行古今中外的比较观照。三个系列将整体体现本丛书的宗旨与意向。
- 四、本丛书在编辑过程中，得到了台港作家、各界人士尤其是台港文学研究者、爱好者的大力支持和关照，我们在此谨表示诚挚的谢意！

目 录

出版者的话

幽默的境界（代序） 余光中（1）

梁实秋（台湾）

“旁若无人”（5）

孩子（9）

余光中（台湾）

我的四个假想敌（13）

催魂铃（20）

借钱的境界（27）

颜元叔（台湾）

懒猫百态（31）

英诗误我（36）

吴鲁芹（台湾）

死·讣文·墓碑（42）

洛夫（台湾）

我与眼镜（50）

司马中原（台湾）

文章掺水论	(58)
罗 门 (台湾)	
把所有的门罗过来	(67)
张 健 (台湾)	
反串	(70)
王鼎钧 (台湾)	
命名记	(74)
何怀硕 (台湾)	
厕书	(79)
吴望尧 (台湾)	
“骂人文章”十段论	(83)
林今开 (台湾)	
“太空”的脑袋	(86)
周腓力 (台湾)	
以吻为礼	(91)
子 敏 (台湾)	
“大”	(99)
李 敖 (台湾)	
不交女朋友不亦快哉 (酸葡萄)	(104)
老 五 (台湾)	
醉	(107)
赵 宁 (台湾)	
笑的艺术	(110)
计程车与我	(115)
桑 科 (台湾)	
三个人里聪明的那一个	(121)

恋爱与速食面·····	(132)
三 毛 (台湾)	
结婚记·····	(135)
大胡子与我·····	(144)
诸葛四郎 (台湾)	
新出师表·····	(156)
杨之水 (台湾)	
新师说·····	(159)
白 灵 (台湾)	
美国蟑螂·····	(162)
陈铭礪 (台湾)	
新归去来辞·····	(167)
汪成华 (台湾)	
新秋声赋·····	(170)
袁琼琼 (台湾)	
拔牙·····	(173)
吵架·····	(177)
叶庆炳 (台湾)	
征婚启事·····	(180)
西 西 (香港)	
手表及其它·····	(187)
阿 盛 (台湾)	
厕所的故事·····	(193)
同学们·····	(198)
两面鼓先生小传·····	(203)
琦 君 (台湾)	

- 我的另一半..... (206)
- 罗 青 (台湾)
- 反主为宾写我家..... (212)
- 肖锦绵 (台湾)
- 海骂与空骂..... (218)
- 留言文学三部曲..... (220)
- 陈 黎 (台湾)
- 新衣的王国..... (224)
- 蚊的联想..... (228)
- 老鼠金宝..... (231)
- 黄 凡 (台湾)
- 黄金时代..... (234)
- 竞选大王..... (238)
- 戒烟..... (241)
- 言 曦 (台湾)
- 伴..... (244)
- 董 桥 (香港)
- 中年是下午茶..... (254)
- 林耀德 (台湾)
- 一加一的答案..... (257)
- 梁锡华 (香港)
- 漫语慢蜗牛..... (259)
- 潘铭燊 (香港)
- 博奕四章..... (264)
- 黄维梁 (香港)
- 我的文君..... (270)

杜良媛（香港）

牙假情真..... (273)

亦 舒（香港）

做人..... (275)

附：当代台港散文中的游戏精神

..... 徐 学 (277)

幽默的境界（代序）

余光中

据说：秦始皇有一次想把他的范围扩大，大得东到函谷关，西到今天的凤翔和宝鸡。宫中的弄臣优旃说：“妙极了！多放些动物在里面吧。要是敌人从东边打过来，只要教麋鹿用角去抵抗，就够了。”秦始皇听了，就把这计划搁了下来。

这么看来，幽默实在是荒谬的解药。委婉的幽默，往往顺着荒谬的逻辑夸张下去，使人领悟荒谬的后果。优旃是这样，淳于髡、优孟是这样，包可华也是这样。西方有一句谚语，大意是说：解释是幽默的致命伤，正如幽默是浪漫的致命伤。虚张声势，故作姿态的浪漫，也是荒谬的一种。凡事过份不合情理，或是过份违背自然，都构成荒谬。荒谬的解药有二：第一是坦白指摘，第二是委婉讽喻。幽默属于后者。什么时候该用前者，什么时候该用后者，要看施者的心情和受者的悟性。心情好，婉说；心情坏，直说。对聪明人婉说，对笨人只有直说。用幽默感来评人的等级，有三等。第一等有幽默的天赋，能在荒谬里觑见幽默。第二等虽不能创造幽默，却多少能领略别人的幽默。第三等连领略也无能力。第一等是先知先觉，第二等是后知后觉，第三等是不知不觉。如果幽默感是磁性，第一等便是吸铁石，第二等是铁，第三等便

是一块木头了。这么看来，秦始皇还勉强可以归入第二等，至少他领略了优旃的幽默感。

第三等人虽然没有幽默感，对于幽默仍然很有贡献，因为他们虽然不能创造幽默，却能创造荒谬。这世界，如果没有妄人的荒谬表演，智者的幽默，岂不失去依据？晋惠帝的一句“何不食肉糜”？惹中国人嗤笑了一千多年。晋惠帝的荒谬引发了我们的幽默感：妄人往往在不自知的情况下，牺牲自己，成全别人，成全别人的幽默。

虚妄往往是一种膨胀作用，相当于螳臂挡车，蛇欲吞象。幽默则是一种反膨胀（deflationary）作用，好像一帖泻药，把一个胖子泻成一个瘦子那样。可是幽默并不等于尖刻，因为幽默针对的不是荒谬的人，而是荒谬本身。高度的幽默往往源自高度的严肃，不能和杀气、怨气混为一谈。不少人误认尖酸刻薄为幽默，事实上，刀光血影中只有恨，并无幽默。幽默是一个心热手冷的开刀医生，他要杀的是病，不是病人。

把英文 humour 译成幽默，是神来之笔。幽默而太露骨太嚣张，就失去了“幽”和“默”。高度的幽默是一种讲究含蓄的艺术，暗示性愈强，艺术性也就愈高。不过暗示性强了，对于听者或读者的悟性，要求也自然增高。幽默也是一种天才，说幽默的人灵光一闪，绣口一开，听幽默的人反应也要敏捷，才能接个正着。这种场合，听者的悟性接近禅的“顿悟”；高度的幽默里面，应该隐隐含有禅机一类的东西。如果说者语妙天下，听者一脸茫然，竟要说者加以解释或者再说一遍，岂不是天下最扫兴的事情？所以说，“解释是幽默的致命伤。”世界上有两种话必须一听就懂，因为它们不堪重复：第一是幽默的话，第二是恭维的话。最理想也是最过瘾的配合，是前述“幽默境界”的第二等人围听第一等人

的幽默：说的人说得精彩，听的人也听得尽兴，双方都很满足。其他的配合，效果就大不相同。换了第一等人面对第三等人，一定形成冷场，且令说者懊悔自己“枉抛珍珠付群猪”。不然便是第二等人面对第一等人而竟想语娱四座，结果因为自己的“幽默境界”欠高，只赢得几张生硬的笑容。要是说者和听者都是第一等人呢？“顿悟”当然不成问题，只是语锋相对，机心竞起，很容易导致“幽默比赛”的紧张局面。万一自己舌翻谐趣，刚刚赢来一阵非常过瘾的笑声，忽然邻座的一语境界更高，利用你刚才效果的余势，飞腾直上，竟获得更加热烈的反应和更为由衷的赞叹，则留给你的，岂不是一种“第二名”的苦涩之感？

幽默，可以说是一个敏锐的心灵，在精神饱满生趣洋溢时的自然流露。这种境界好像行云流水，不能做假，也不能苦心经营，事先筹备。世界上有的是荒谬的事，虚妄的人；诙谐天成的心灵，自然左右逢源，取用不尽。幽默最忌的便是公式化，譬如说到丈夫便怕太太，说到教授便缺乏常识，提起官吏，就一定要刮地皮。公式化的幽默很容易流入低级趣味，就像公式化的小说中那些人物一样，全是欠缺想像力和观察力的产品。何可歌有一个远房的姨夫，远房的姨夫有几则公式化的笑话，那几则笑话有一个忠实的听众，他的太太。丈夫几十年来翻来覆去说的，总是那几则笑话，包括李鸿章吐痰韩复榘训话等等，可是太太每次听了，都像初听时那样好笑，令丈夫的发表欲得到充分的满足。夫妻两人显然都很健忘，也很快乐。

一个真正幽默的心灵，必定是富足，宽厚，开放而且圆通的。反过来说，一个真正幽默的心灵，绝对不会固执成见，一味钻牛角尖，或是强词夺理，厉色疾言。幽默，恒在俯仰指顾之间，从从容容，潇潇洒洒，浑不自觉地完成：在一切艺术之中。幽默是

距离宣传最远的一种。“舍我其谁”的英雄气概，和幽默是绝缘的。宁曳尾于途中，不留骨于堂上；非梧桐之不止，岂腐鼠之必争？庄子的幽默是最清远最高洁的一种境界，和一般弄臣笑匠不能并提。真正幽默的心灵，绝不抱定一个角度去看人或看自己。他不但会幽默人，也会幽默自己，不但嘲笑人，也会释然自嘲，泰然自贬。甚至会在人我不分物我交融的忘我境界中，像钱默存所说的那样，欣然独笑。真具幽默感的高士，往往能损己娱人，参加别人来反躬自笑。创造幽默的人，竟能自备荒谬，岂不可爱？吴炳钟先生的语锋曾经伤人无算。有一次他对我表示，身后当嘱家人在自己的骨灰坛上刻“原谅我的骨灰”（Excuse my dust.）一行小字，抱去所有朋友的面前谢罪。这是吴先生20年前的狂想，不知道他现在还要不要那样做？这种狂想，虽然有资格列入“世说新语”的任诞篇，可是在幽默的境界上，比起那些扬言愿捐骨灰做肥料的利他主义信徒来，毕竟要高一些吧。

其他的东西往往有竞争性，至少幽默是“水流心不竞”的。幽默而要竞争，岂不令人啼笑皆非？幽默不是一门三学分的学问，不能力学，只可自通，所以“幽默专家”或“幽默博士”是荒谬的。幽默不堪公式化，更不堪职业化，所以笑匠是悲哀的。一心一意要逗人发笑，别人的娱乐成了自己的责任，那有多么紧张？自生自发无为而为的一点谐趣，竟像一座发电厂那样日夜供电，天机沦为人工，有多乏味？就算姿势升高，幽默而为大师，也未免太不够幽默了吧。文坛常有论争，唯“谐坛”不可论争。如果有一个“幽默协会”，如果会员为了竞选“幽默理事”而打起架来，那将是世界上最大的荒唐，不，最大的幽默。

梁实秋（台湾）

“旁若无人”

在电影院里，我们大概都常遇到一种不愉快的经验：在你聚精会神的静坐着看电影的时候，会忽然觉得身下坐着的椅子颤动起来。动得很匀，不至于把你从座位里掀出去；动得很促，不至于把你颠摇入睡。颤动之快慢急徐，恰好令你觉得他讨厌。大概是轻微地震罢？左右探察震源，忽然又不颤动了。在你刚收起心来继续看电影的时候，颤动又来了。如果下决心寻找震源，不久就可以发现，毛病大概是出在附近的一位先生的大腿上。他的足尖踏在前排椅撑上，绷足了劲，利用腿筋的弹性，很优游的在那里发抖。如果这痉挛性的动作是由于羊癫疯一类的病症的暴发，我们要原谅他，但是不像，他嘴里并不吐白沫。看样子也不像是神经衰弱，他的动作是能收能发的，时作时歇，指挥如意。若说他是有意使前后左右两排座客不得安生，却也不然。全是陌生人无仇无恨，我们站在被害人的立场上看，这种变态行为只有一种解释，那便是他的意志过于集中，忘记旁边还有别人。换言之，便是“旁若无人”的态度。

“旁若无人”的精神表现在日常行为上者不只一端。例如欠伸，

原是常事，“气乏则欠，体倦则伸”。但是在稠人广众之中，张开血盆巨口，作吃人状，把口里的獠牙显露出来，再加上伸胳膊伸腿如演太极，那样子就不免吓人。有人打哈欠还带音乐的，其声呜呜然，如吹号角，如鸣警报，如猿啼，如鹤唳，音容并茂。礼记：“侍坐于君子，君子欠伸，撰杖履，视日蚤莫，侍坐者请出矣。”是欠伸合于古礼，但亦以“君子”为限，平民岂可援引。对人伸胳膊张嘴，纵不吓人，至少令人觉得你是在逐客，或是表示你自己不能管制你自己的肢体。

邻居有叟，平常不大回家，每次归来必令我闻知。清晨有3声喷嚏，不只是清脆，而且宏亮，中气充沛。根据那声音之响我揣测必有异物入鼻，或是有人插入纸捻，那声音撞击在脸盆之上有金石声！随后是大排场的漱口，真是排山倒海，犹如骨鲠在喉，又似苍蝇下咽。再随后是3餐的饱嗝，一串串的咯声，像是下水道不甚畅通的样子。可惜隔着墙没能看见他剔牙，否则那一份刮垢磨光的钻探工程，场面也不会太小。

这一切“旁若无人”的表演究竟是偶然突发事件，经常令人困恼的乃是高声谈话。在喊救命的时候，声音当然不嫌其大，除非是脖子被人踩在脚底下。但是普通的谈话似乎可以令人听见为度，而无需一定要力竭声嘶的去振聋发聩。生理学告诉我们，发音的器官是很复杂的，说话1分钟要有900个动作，有100块筋肉在弛张。但是大多数人似乎还嫌不足，恨不得嘴上再长一个扩大器。有个外国人疑心我们国人的耳鼓生得异样，那层膜许是特别厚，非扯着脖子喊不能听见，所以说总是像打架。这批评有多少真理，我不知道。不过我们国人会嚷的本领，是谁也不能否认的。电影场里电灯初灭的时候，总有几声“喂哟，小三儿，你在哪儿哪”？在戏院里，演员像是演哑剧，大锣大鼓之声依稀可闻，

主要的声音是观众鼎沸，令人感觉好像是置身蛙塘。在旅馆里，好像前后左右都是庙会，不到夜深休想安眠，安眠之后难免没有响皮底的大皮靴毫无惭愧地在你门前踱来踱去。天未大亮，又有各种市声前来侵扰。一个人大声说话，是本能；小声说话，是文明。以动物而论，狮吼，狼嗥，虎啸，驴鸣，犬吠，即是小如促织蚯蚓，声音都不算小，都不会像人似的有时候也会低声说话。大概文明程度愈高，说话愈不以声大见长。群居的习惯愈久，愈不容易存留“旁若无人”的幻觉。我们以农立国，乡间地旷人稀，畎亩阡陌之间，低声说一句“早安”是不济事的，必得扯长了脖子喊一声“你吃过饭啦”？可怪的是，在人烟稠密的所在，人的喉咙还是不能缩小。更可异的是，纸驴噪，破锣噪，喇叭噪，公鸡噪，并不被一般的认为是缺陷，而且麻衣相法还公然的说，声音洪亮者主贵！

叔本华有一段寓言：

一群豪猪在一个寒冷的冬天挤在一起取暖；但是他们的刺毛开始互相击刺，于是不得不分散开。可是寒冷又把他们驱在一起，于是同样的事故又发生了。最后，经过几番的聚散，他们发现最好是彼此保持相当的距离。同样的，群居的需要使得人形的豪猪聚在一起，只是他们本性中的带刺的令人不快的刺毛使得彼此厌恶。他们最后发现的使彼此可以相安的那个距离，便是那一套礼貌；凡违犯礼貌者便要受严词警告——用英语来说——请保持相当距离。用这方法，彼此取暖的需要只是相当的满足了；可是彼此可以不至互刺。自己有些暖气的人情愿走得远远的，既不刺人，又可不受人刺。

逃避不是办法。我们只是希望人形的豪猪时常的提醒自己；这世界上除了自己还有别人，人形的豪猪既不止我一个，最好是把自己的大大小小的刺毛收敛一下，不必像孔雀开屏似的把自己的刺毛都尽量的伸张。

【赏析】 剧场中，你已聚精会神地进入佳境，忽然座位不停地抖动起来，原来是后边的观众正在摇腿。这种不愉快的经验，我们都曾经历过、憎恶过。作者从此日常经验下笔，讽刺了那些在公共场所不讲公德的“人形豪猪”。

梁实秋的文学向来以简洁、准确为同道羡慕。但正是这简洁的文字中蕴含了谐趣丛生的形象。比如此文中，他把观众喧闹无比的剧院称为“蛙塘”，将剔牙称为“一份刮垢磨光的钻探工程”，以“排山倒海”形容漱口，以“下水道不甚通畅”描绘“饱嗝”，都表现出他准确的观察和高强的文字手段。再者，他的白描也是入木三分，如：“他的足尖踏在前排椅撑上，绷足了劲，利用腿筋的弹性，很优游地在那里发抖。……他的动作是能收能发的，时作时歇，指挥如意。”寥寥数笔，一个漫画式的丑陋形象便神情毕肖、呼之欲出了。

如果说，梁实秋散文的风趣诙谐出于对人生的诗意把握和热爱，那么，其用语的精辟明快则来自其人生智慧与广博的文学修养的统一。



孩 子

兰姆是终身未娶的。他没有孩子，所以他有一篇《未婚者的怨言》收在他的《伊利亚随笔》里。他说孩子没有什么稀奇，等于阴沟里的老鼠一样，到处都有，所以有孩子的人不必在他面前炫耀。他的话无论是怎样中肯，但在骨子里有一点酸——葡萄酸。

我一向不信孩子是未来世界的主人翁，因为我亲见孩子到处在做现在的主人翁。孩子活动的主要范围是家庭，而现代家庭很少不是以孩子为中心的。一夫一妻不能成为家，没有孩子的家像是一株不结果实的树，总缺点什么。必须等到小宝贝呱呱堕地，家庭的柱石才算放稳，男人开始做父亲，女人开始做母亲，大家才算找到各自的岗位。我问我一个并非“神童”的孩子：“你妈妈是做什么的？”他说：“给我缝衣的。”“你爸爸呢？”小宝贝翻翻白眼：“爸爸是看报的！”但是他随即更正说：“是给我们挣钱的。”孩子的回答全对，爹妈全是在为孩子服务。母亲早晨喝稀饭，买鸡蛋给孩子吃；父亲早晨吃鸡蛋，买鱼肝油精给孩子吃。最好的东西都要献呈给孩子。否则，做父母的心里便起惶恐，像是做了什么大逆不道的事一般。孩子的健康及其舒适，成为家庭一切建设的一个主要先决问题。这种风气，自古已然，于今为烈。自有小家庭制以来，孩子的地位顿时提高，以前的“孝子”是孝顺其父母之子，今之所谓“孝子”乃是孝顺其孩子之父母。孩子是一家之王，父母都要孝他！